

· 少年文庫 ·

小鋼砲

羅 丹 著



光華書店發行

小 鋼 砲

羅 丹 著

小鋼砲

著者 羅丹

出版者 光華書店

發行者 光華書店

華東·華北·東北

■ 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SIAU GANGPAO

一九四八年十月
在哈爾濱再造
再發行五千冊

是一個夏天的午後，通訊員薛秀明蹣跚到營部旁邊的棗樹林里給他的短馬槍「洗澡」去了。他用紅綢破片蘸着用雞油煉成的擦槍油，細心地洗擦着槍機的各部份，就是教導員替他刻在槍托上的「薛秀明」三個字都給雞油擦亮了。完了他裝上了擊發機，朝棗樹梢尖上瞄了一下，正想回去。教導員就從對面走了過來，雖然薛秀明已經十八歲了，但教導員還是把他當小鬼常常和他鬧着玩的。他檢查着擦得發亮的短馬槍笑道：「小鋼砲，遭遇了敵人你怎麼辦呢？」

戰士們都很喜歡小鋼砲，因此就把這名字送給他來表示對這青年的熱

愛，這比叫他『小鬼』還要親切。

「遭遇了敵人你怎麼辦呢？」

「怎麼辦呢——薛秀明對着教導員擠着眼睛——那麼着，咱的馬槍同志就要開洋葷啦。」

不久，營通訊員薛秀明和他短馬槍的故事，就在各個連隊傳開了，神星殲滅戰接近結束的時候，營長要薛秀明到另一山上去告訴二連長；「截擊從樹林中逃走的敵人！」薛秀明完成了營首長所給的任務。可是當他回來時，走下一個山坡的時候，他看見有三個僞軍在山脚下的沙溝里逃遁着。這使小鋼砲唸起營長給二連長的口頭命令來了：「截擊從樹林中逃跑的敵人！」他高興的想：「這回可該我小鋼砲發洋財啦。」他迅速把馬槍取下來，拿掉塞在槍口上的五色絨球，低聲嚷道：「同志，預備！你開上

洋童啦。」可是當薛秀明趕到溝溝里，正要調準放射的時候，僞軍們發現了他，就跑得更快了。小鋼砲端起槍追了上去，一面高聲喊道：

「站住，開槍啦！」

可是僞軍們更狼狽的逃竄了，小鋼砲着急起來；「噢，再不想辦法，可不是咱追他們，是他們拖起咱在後頭跑啦。」小鋼砲忽然想起自己帶着哨子，便從袋子裡掏出來吹開了，並且假設着對面有隊伍和監視哨，大聲喊道：

「對山二排的同志們；塞住溝口，不要讓這三個二鬼子跑掉呀！」

「三個二鬼子朝你們那邊逃哪，哨兵同志，截住他們！」

「你們往那兒跑？四面都是八路軍。」

在火線上被我們殲滅火力嚇壞了的僞軍們，以為前面真的有八路軍來

截住他們的去路，就膽怯地呆住了，薛秀明就響亮的威脅的喊道：

「站好，動就開槍啦。」

可是他們從逃跑的時候開始，依然手里是端着槍的，而薛秀明只有一個人，而中間的距離却不到一百米達。沒有戰鬥經驗的小鋼砲心虛了起來；

「要是他們識破了咱只有一個人，咱可就要做了二鬼子的活靶子啦。」於是他一邊監視着對方，一邊朝後大叫道：

「你們快上來，二鬼子給對面的二排截住了哪。」

可是聽見了「八路軍」的字眼就發抖的偽軍們，已經失掉了對於敵情的判斷力了，他們相信自己是逃跑不出八路軍手里了。就老老實實地站在薛秀明對面，并且畏縮的擠在一齊。在他們聽來，薛秀明堅決的聲音，是只

好服從的強力的命令：

「支起槍架來。」

精神上完全被解除武裝的偽軍們，順從着，把三枝槍聚攏起來，結成三角形槍架，小鋼砲又喊道：

「卸下子彈帶來，放到槍架旁邊！」

當偽軍們依照命令做完之後，小鋼砲的膽子更大了，「你們要跑也跑不掉了。」於是他像在操場上的指揮員一樣，極力裝出大人的威嚴，響亮的喊道：

「成單排向後轉！」

偽軍們和薛秀明站的方向一樣，他們的背朝着他了，于是又命令道：

「向前十五步——走！」

徒手的偽軍們，像操場上的新兵似的，按着正規步法整齊地向前走，薛秀明在後跟着上去，一壁算着步數，二鬼子們沈重的劃一的腳步聲，在沙溝裏殺殺的響着，離開槍架向相反的方向走開去。十四步之後，小鋼砲叫道：

「立定！」

「向後轉！」

偽軍們停下來，又在十五步之處向後轉，面對着八路軍和槍架子。薛秀明提着槍走到槍架前，把三枝大蓋分排在左右肩膀上，他那對大眼睛由於喜悅和滿足而不斷的眯着。每一枝槍他都看了一下，板動着光滑的擊發器，把子彈都卸了來，他高興得幾乎要叫了起來；

「洋財發上啦！盡是三八式。」

薛秀明把沉重的子彈帶也掛到肩膀上去了，可是他怕在敵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幼稚的小鬼氣，看出來自己是小八路。就又裝起大人來，向面對着自己的偽軍們命令道：

「便步走！」

俘虜們走近離他自己只有兩米遠了，他說道：

「立定！」

俘虜們惶惑而又恐怖地望着他。薛秀明學着敵工幹事的口吻說道：

「都是中國人，你們不要怕呀！」

「是。」俘虜們驚恐地齊聲應道。

小鋼砲快樂極了。「還是頭一回捉到敵人呢；作算不是『皇軍』是二

鬼子，可是，也是敵人呀；」他走到老老實實地垂着手的俘虜們面前，瞅着繡着金帽花的偽軍帽子，吐了一口唾沫，輕屑的皺了一下鼻子，雖然隊伍和營的指揮所就在附近，但是，機靈的小鋼砲還防着面前的二鬼子們，發現了自己只是一個人，翻起臉來奪他的槍，襲擊他，就警告道：

「你們『皇軍』都給我們八路軍殲滅了，咱們隊伍就在前面。」

薛秀明跟在二鬼子們後邊走着，三枝槍有幾百子彈，壓得他走路都搖擺起來。槍與槍互相碰擊着，他高興極了，眼睛眯着，瞟了一眼提在手里
的短馬槍；

「噢，同志，你跟了咱小鋼砲還沒跟錯哪。」

通訊員薛秀明不打一槍，活捉三個偽軍繳了三枝三八式的消息，立刻在全營動人地傳開了，戰士們熱情的亂談着他這有趣的故事；「能成，真

是一個活的小鋼砲呀。」薛秀明給二鬼子們上了一操哪。」教導員笑着說：

「僞軍有三個，要是他們膽子大，放你一排子槍，花名冊子上可就要勾掉你的名字啦。」

「人多有鬼用呢，他是二鬼子，我們是八路軍呀，一個頂他們三個還不算多哪。」

教導員因這充滿着自信的答覆，滿意地稱讚他，然後薛秀明又瞅着眼睛，閉上左眼，向教導員『瞄準』了一下，吹開了；

「二鬼子們聽見咱叫『對面二排截住溝口，不要讓溝里的敵人跑掉呀！』這麼着一喊，他們可就給咱糊住啦。」

年青的教導員快樂地大笑開了，沉默寡言的營長也笑了起來，簡短的

鼓勵道：

「要得！小鋼砲。」

然而營長馬上又嚴肅起來，並且近乎嚴厲的警告道：

「做事還是要小心，冒里冒失總會搞出漏子來！這會算是給你碰上的，不要昏頭昏腦就驕傲開了；」

小鋼砲是怕營長的，他膽小的瞟了營長一眼，低下眼皮來：

「不會驕傲，咱是共產黨員嘛。」

在軍人大會上，營首長號召全營學習通訊員薛秀明大膽和機智，並獎給他十排子彈，和一把純鋼的精美的日本短軍刀，這次神星殲滅戰鬥的勝利品。

在夜晚一個莊嚴的會議上，薛秀明成爲一個正式黨員了。由於在活捉偽軍的功績上，考驗他是勇敢而忠實於革命的，團的總支部書記批准了候補黨員薛秀明提前一個月轉黨，他是河北定縣人，一九三七年冬天，就參加部隊了的，當時只有十三歲，因爲家里窮，哥哥就給地主放羊去了，他跟着母親度過艱苦的童年；常常到附近山谷裏去採摘野菜子和楊樹葉子作食物，或者就跟着母親到曠野裏去拾柴火。從小就在風吹雨打的山野間過生活，把他鍛鍊成爲結實頑皮倔強的小孩子。神聖的戰爭，燃燒到他們的故鄉來了。他那裏很多青年都捲進參軍的浪潮裏面去了。他母親不讓他

走。於是，在十二月冬天的一個夜裏，有一支隊伍在他村裏經過了。這個野孩子聽到村街上的馬蹄聲和雜亂的脚步聲，就爬起來搖醒他的媽媽，要求道：「媽，我要去參加哪！」

母親說他太小了，過兩年再去當八路，可是薛秀明死纏着，他媽生氣了；

「咳，你還沒槍高咧。」

「八路軍沒槍高的可多着哪。」

「你不要你媽啦？」

「媽也要，八路軍也要！」野孩子執拗的說。

薛秀明的母親知道自己的孩子性子野，就把門倒鎖了起來。可是這個野孩子却悄悄地從一扇破爛的小窗子上跳出去走了。隊伍已經過去了，這

個十三歲的小孩，赤着腳，只穿着一件短得露出肚臍孔的破棉襖和露出膝蓋的破夾褲，在寒冷無人的夜道上跑着，追趕着隊伍，並且給他追到了，營長嫌他太小，叫他回去，野孩子哭開了，纏着；

「要參加哪！」

青年熱情的教導員，看着站在面前被凍得打顫的赤腳襤褸的野孩子，深深的感動了。並且由於追趕隊伍他喘着氣，左手提着快要掉脫下來的褲子，狼狽極了。教導員向小勤務員李萬春要來一雙按上鞋帶的鞋子給這個從家裏『開小差』的小孩子穿上了。就從那個夜裡起，薛秀明就永遠的離開了母親，在八路軍裏生長起來了。四個年頭中，他當過勤務員，電話員，又下連隊抗過四五個月大槍，因為太小，四一年開頭，營長就把他調回營部來當通訊員了。夏天八月他加入了共產黨。可是他隱蔽了年齡，十七歲

說成了十八歲。小鋼砲當時心裏想：「噢，要十八歲才答應入黨，還差一年，要熬一年『群眾』可真是惱火哪。」多報告一年又有啥關係，又不是偷東西！」因此當通訊班長李萬春（也是黨的組長）和他談話時，他說：

「十八歲，屬豬的。」

「着實嗎？」

「誰哄你，咱薛家三代也沒有騙過人！」小鋼砲大聲說。

李萬春和教導員相信了他是十八歲，因為薛秀明長得身材又粗壯又結實，完全像個青年人了。然而提前給他轉黨這件事，使他感覺到隱瞞黨是可怕的羞恥，他決心告訴「老大哥」了。老大哥就是通訊班長李萬春，他最親密的伙伴。薛秀明很敬愛他。他比小鋼砲要大四歲，二十二歲了。但他所以成爲小鋼砲的「老大哥」，除了年齡之外，還因爲李萬春是作戰有經驗

人，當過兩年戰士，又是模範的射擊手。在戰術和技術學習上，給小鋼砲很大的幫助，如教他如何掌握射擊要領，如何進行單個防禦戰鬥等等，除此，李萬春是察哈爾人，帶着察哈爾人民所特有的忠厚和純樸，他是四方臉，額角很寬，是一張土里土氣的士兵的又是農民的臉。在轉黨之後兩個月的樣子，在一個遊戲時間，小鋼砲把老大哥邀到棗樹林裡，可是他長久不談話，只是眼睛看着地下，這就說明有問題悶在肚裏了。

「說吧，咱們慢慢商量嘛。」

「咱騙了黨哪，咱今年才十七歲，不是屬豬是屬蛇的。」

他的腦袋垂得更低了，眼睛空虛的向着地下，接着他又說道：

「這是不對，我也不贊成我！我找你談——就是談這個問題。——

我，我要求關我的禁閉！」

老大哥聽到請求關禁閉時，就善良地裂開厚嘴唇大笑起來。他安慰他，但最後，又以一個老大哥的態度溫和地批評道：

「你年歲也慢慢大了，又是一個正式黨員了，往後可不敢再這樣調皮啦。」

「再不調皮了，你也批評嘛。」小鋼砲擡起頭來，熱切的望着老大哥的臉。

棗樹下談話之後，薛秀明的確是慢慢變得老誠和沉靜起來了。

三

一九四二年秋天，強大的敵人的部隊，從四面竄進了根據地。全面的

反「掃蕩」也開始了。戰爭到處在進行着，從每一個角落裏驅逐着被擊敗的敵人。在一個下午，營部轉移到濤沱河右岸一個山頭上，營長剛從火綫上下來，一天還沒有吃飯，就蹲在上一棵樹下寫好一封信，要薛秀明去找團長。由於戰爭的嚴重情況，他們和團部失掉了聯絡，電話也打不通了！營長只是約摸的估計團部在范莊，要薛秀明自己去找。只是叮囑了他一句。

「回到塔山一帶找我。」

薛秀明習慣的檢查馬槍，日本軍刀和手榴彈，因為輕裝，他只帶了三排子彈，當他出發的時候，已經是黃昏時候了。他以急行軍速度走了將近六十里山路，直到夜裏十點鐘，他才在靈官坊一帶找着了團部，因為團長在天黑之前，就離開了范莊了。他完成了任務，營部與團長間的聯絡又建立起來了，可是薛秀明只休息了半點鐘，團長就給他一封信，叫他立即出

發，並且命令道：

「要在明早十點鐘左右，把信送給你們營長。」

信的內容是有嚴重的軍事秘密的，團長雖是知道薛秀明忠誠可靠，但依然嚴厲地警惕道：

「情況很嚴重，不要搞出漏子來，日本人的機槍也是要吃肉的呀！」

團長又告訴他；他來時走的路，已經回不去了，被敵人斷切了，給薛秀明指一條新的路線，團長說：「走這條路到塔山一帶，有六十里路，現在十一點鐘，太陽出山你就可以趕到了。不過這條路的情況也很嚴重，你要在下半夜通過，天一亮就靠不住了。」

「錯不了」。小鋼炮把信件妥當地放在掛包裡，敬了禮就走了。

夜，充滿着戰爭的死寂的氣息，薛秀明在淡淡的月光之下，迅速的像

個影子似地，悄悄的向前走着，夜愈深，就愈是充滿了戰爭發生前的緊張和恐怖。在下半夜兩鐘點光景，在一段河灘道上，突然有沙沙的脚步聲，從他對過走來，小鋼砲習慣的卸下馬槍喊道：

「站住！」

「幹什麼的？」對方站住了。

「你是那一部份。」薛秀明扳動着擊發機，發着響聲。

「你是那一部份。」對方更嚴厲地反問着。

「你是李萬春嗎？」小鋼砲突然聽出是老大哥的聲音了。

「噫，小鋼砲，」這滑稽的遭遇，弄得這對老伙伴哈哈的笑開了。小鋼砲快活起來了，李萬春在半年前就調到團部當通訊員去了。他剛到教二團部去送信回來，準備回到團部那邊去，他們走到一齊了，因為團長覺得任

務很重要，情況又壞，光是小鋼砲一個人走，團長不大放心，所以，走前
叮囑薛秀明要是路上碰到李萬春，就叫他一齊去送這份重要的信件。在
路上，這對老伙伴低聲談着分別之後的戰鬥生活和自己辛苦的工作。小鋼
砲實在已經很累了。老大哥說：

「馬槍和手溜彈給我拊吧！你累了。」

小鋼砲順從地把馬槍和手溜彈給李萬春。就是這樣，薛秀明跟在老大
哥後面，摸索着，在難行的山道上，悄悄的迅速地走得很久很久。最後這
對徹夜走路的通訊員，停在一處山崗底隱蔽面的山神廟里休息下來了。這
是一座只有兩張四方桌那麼一點點大的山神祠。李萬春趁月色在附近尋到
一大把柴草在土地祠里燒起一堆篝火，從掛包裡掏出來山藥蛋和紅薯烤
起來了。夜是死寂而又活躍的，在遠方，矮山崗後面，照耀着一片通紅的

火光，李萬春說，那是日本人在村子里，怕八路軍襲擊，不敢睡覺，就燒起大火來壯自己的膽子，在東南角上黑暗的遠處，不時傳來沉重而單調的砲聲，然而在地祠週圍，是嚴重的死寂！老鄉們全都堅壁上山了，村里是空的，並且到處已埋下了地雷，準備歡迎日本人來，這是嚴重的恐怖的夜，只有這對夜行的通訊員，坐在隱蔽的土地祠裏的火堆面前，用小樹枝從火堆裏把燒好的紅薯和山藥蛋挑了出來，狹窄而低矮的土地祠裏瀾漫着柴火煙，老大哥把紅薯皮上的柴火灰彈了一彈之後，給小鋼砲，而自己去吃山藥蛋，他們悄聲談着是不是快天光了？到塔山還有多少路？要經過那些有日本人住着的村子等等。薛秀明咬着烤焦的紅薯并且慢慢的睡着了！他靠在正中的牆壁上，手裏抱着短馬槍，而腦袋，却從壁上慢慢的斜落下來，靠到老大哥的寬潤的左肩上去。燃燒着的火堆噼噼啪啪的響

着，在黑夜裏閃亮的暗紅色的火焰，照出了小鋼砲的青年人的結實的身體和健康的臉面。爲了不要使他的腦袋從自己的肩上跌落下來，老大哥就用左手抱着他的脖子，慢慢的向左轉過身來。這樣小鋼砲就睡落到老大哥的懷裏了。李萬春把他帶的灰軍毯打開來，小心地蓋在他的伙伴身體上，他那張土里土氣的士兵的又是農民的大臉盤上，浮上了慈愛的表情。他想：

……「他連着送了五天五夜信，沒正式上床睡過覺，他想昨天一天送了七次信，剛回來營長又叫他來找團長了，可是在團部裏連氣都沒有喘定，團長又叫他出發了，又整整走了一夜，這一天一夜，他頂上也走了二百七八十里，飯也沒趕得上吃一頓。就是驢子也得乏了！——在反『掃蕩』時，營里的通訊員，比分機的電話員還要艱苦啦！——時間還來得贏，讓他睡一忽吧——」

李萬春清楚團長給營部的信，定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沒有睡，在計算着路程和時間，到塔山一帶還有二十多里地，太陽出山就可以趕到了，只要路上不發生情況，他望着篝火堆盤算道：

「香坡日本人佔着，過了香坡就保險啦！」

下兩點鐘了吧，月光落到西方的天邊角上了。

四

半點鐘之後，這兩位澈夜行走的通訊員，就又離開土地祠繼續夜行軍，走過幾條山谷和沙溝之後，就轉入到兩山之的平川里來了。他們瞅見在東南山崗上，亮着一盞綠色的燈，那是敵人臨時修築的碉堡，在那盞哨

燈下面，就是香坡，前天才給日本人佔住的據點。在西邊天角上，掛起來半片殘缺的月亮，他們在籠罩着月光的闊濶地上，用強行軍的速度，迅速機警的走着，可是，走了約摸幾里路的光景，突然老大哥低聲警告道：

「有人！」

李萬春發現側方有人影，偷偷的跟隨上來，可是他沒有停下脚步，而是領着小鋼砲迅速的往前走，然而的確是有人！在月光中，他們發覺後頭也有人影出現了，并且這陰險的暗探的追隨的脚步聲，開始在後響起來了，李萬春停了下來，低聲命令薛秀明道：

「臥倒！敵人發現咱們了！」

老通訊班長李萬春的判斷是正確的。他們被敵人帶輕機槍的監視哨隊發現了。狡猾的日本人馬上判斷，這黎明的夜行者，一定是八路軍或民兵

的交通員，因此，派了三個哨兵來捕捉這踏進機槍射界的落網者，並企圖在他們身上獲得關於八路軍的重要的情報，可是當他們臥倒下來的時候，日本人也爬在地上隱蔽起來了，李萬春伏倒在地面上，冷靜地監視着周圍的開闊地，人影和脚步聲又沒有了，然而李萬春清楚這說明情況更嚴重更尖銳了。唯一的辦法，就是迅速的擺脫敵人。于是老大哥輕聲的說道：

「起來走。不要發出聲響！」

可是起來走不了幾米遠，脚步聲又緊跟上來了，並且第三個人影從右側又出現了。三個日本監視哨兵從後面和兩側包圍了上來，他們又被逼伏倒在空曠的麥田上，李萬春知道是無法避免作戰了。他把打二十發的駁殼槍掏出來，撥開了機頭，準備開火。薛秀明躺在離他三米遠遠的左邊，端着馬槍監視地瞄準前面，決心作戰了。可是李萬春簡單的說道：

「我打掩護，你快走！」

「不，咱們一齊打他狗養的。」薛秀明的眼睛沒有離開槍口向着前面。

「不要，我一個人頂住就成了，你快送信去！」李萬春的口氣是帶着無可商量的。

「你的盒子槍不準，可不，你去送信，咱打掩護！」薛秀明不聽話。

敵人怕他們逃脫，從兩旁射擊，並且大膽的向他們躍進了，李萬春左膝跪倒下來，右脚伸向後面，大號頭駁殼槍擱在左膝蓋上，瞄準射擊，一面着急起來！

「你不走，團長的信送不到怎麼辦！」

接着他用通訊班長的資格嚴厲地命令還是臥倒在旁他邊的伙伴：

「送信比命要緊，服從我的命令，快起來跑！」

臨出發的時候，團長關於命令重要的話，在這重要關頭，又浮上了薛秀明的腦里，加上他爲了服從通訊班長的命令，就爬起來，離開了李萬春，蹣跚起脚尖向前跑開了。他一翻身就聽見老大哥的盒子就打響了，接着敵人知道捕捉不成，監視哨上的機關槍就突然又開起火來，他聽見老大哥爲着掩護他送信，而沈着的還擊的槍聲，有時，李萬春的甘發的盒子，又像機槍似的兇猛地連發開了，可是，當薛秀明向前跑了約摸只百米達的樣子，聽見老大哥的盒子突然啞了！薛秀明脚步慢了下來。他心慌的想「糟哪」，不是卡住了就是老大哥犧牲了！然而他知道老大哥的大號頭盒子是不會卡住的。于是他猜斷道：「可不，老大哥十有九是犧牲啦！」于是他動搖了，想跑回去找他的伙伴，但接着他又清楚的盤算：

「找了老大哥就送不了命令！要送命令就找不了老大哥！」

「送不到命令就要誤了營長的重要事。這不能成，不能成！」
送信是「絕對的」念頭，解決了薛秀明心頭的矛盾，決心犧牲他的伙伴了。

薛秀明在開闊的麥田上，奔跑着，離開敵人的機槍射擊已經遠了，但在月光中，三個日本哨兵又很快的追上了他，擺脫敵人是完全不可能了。並且被迫蹲下來。「跑不掉就打！」薛秀明想着，就跪倒地上，朝着約有四百米遠距離的追擊着發射了，他用李萬春教會的「單個防禦戰鬥」的動作，一面射擊，一面朝後退着，有時爲了避免被敵人集中火力所擊中，就側着身臥倒下去，滾到附近的地方繼續射擊起來。然而他由於輕裝，只帶了兩條子彈，因此他的子彈很快的就打完了。敵人是還不敢拚命衝鋒上來的。伶俐的薛秀明立即抽出日本軍刀，在地上挖了起來，然後他抽掉撞針，塞

在掛包里，就把空馬槍埋了進去，又把土掩埋上了。爲了怕敵人發覺，他全身在鬆土上滾了幾轉，所有這一切，小鋼砲是做得這樣鎮靜這樣熟練而又迅速，五分鐘就給做完了，他想；

「王八鬼子，你莫想得到八路軍的槍，有種的，找出來就算送給你！」在埋槍的停止射擊時間，日本哨兵已經着着迫進到離他只有一百米達。並且估計了對方的子彈已經打完了，因此用班進攻的動作，包圍衝鋒上來了，企圖捕捉這落網的八路軍，小鋼砲又被迫作戰了。左側面的一個哨兵接近到離他很近，「正是手溜彈最好的按擲距離，瞅準吧！」薛秀明對準着暴露在月色中的黑影，主動地打出了第一個手溜彈，那個日本人跌倒了下去，剩下的兩個日本人，端着上了刺刀的槍，從兩側迅速地向他衝了上來，薛秀明又掏出了兩個手溜彈，用兩隻手迅速地朝兩邊扔了出來，

他知道右邊一個被炸死掉了。左邊一個却沒有打中，而跳了開去向他開火了。薛秀明又臥倒下去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強硬的日本人又像狼一樣地猛撲上來了。刺刀在他面前閃着亮光。他慌了，薛秀明沒有槍來進行刺殺，而又來不及跑，就把最後一個手溜彈丟了出去。在他面前爆炸開來，並發着火花，由於距離過近，他的大腿和左手都被炸傷了，被炸成重傷的日本鬼子在他的旁邊呻吟着，掙扎着，小鋼砲沒有了槍，手溜彈也打完了，他清楚的意識到了；

「再上來兩個日本鬼子，就活不成了，咱可不願意死，咱還要完成任務！」

于是他迅速的跳起來，拚命的向前跑了；

「只要日本人不追上來，團長的信就保險啦。」

他沒有選擇道路，而在空曠的麥田上瘋狂了似地快跑着，這只有在月夜，在開濶地上才有可能，他跑得困難地喘着氣，並且記不得跑了多遠了，覺得後面沒有什麼動靜之後，他才放慢脚步安定下來，他斷定是已經擺脫了敵人，心里恨恨的向日本人挑戰道：

「有種的就追上來吧。」

薛秀明借着月色在找尋道路了，可是突然又聽見後面有響聲了，香坡據點的敵人，得了封鎖哨的報告，派了騎兵來追捕他了。日本騎兵在鋪着月色的麥田上追趕着，薛秀明又拚命的跑開了。很快的他聽到了有兩匹到三匹馬的雜亂的馬蹄聲，並且這威脅人的急促的馬蹄聲響是越來越近了！薛秀明本能地摸了摸掛在日本腰間的鋒利的日本軍刀。顯然，他是意識到，就要和鬼子騎兵拚命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撞到一個障礙上跌倒了，

幾乎暈倒過去。然而快追上來的馬蹄聲，立刻使他清醒地明白要做俘虜的嚴重的處境，他爬起來準備跑，但他發現了身邊障礙原是圍着一口井的井欄，敵人的騎兵已經從側面迫近了。薛秀明沒有可能估計是怎樣一口井，他就踏上了泥土打成的井欄跳了下去，沈重地跌落到井底了。

日本騎兵們，在周圍轉着圈子搜索着，最後，他們發現了這口井了。他們下了馬，在井口邊上窺探着，並且斷定八路軍是跳到井裡去了。但因爲怕八路軍從井底朝上射擊，他們不敢下井去搜索。狡猾的日本人知道；投到井里的八路軍，像爬進布袋裡的老鼠一樣，是跑不出去的。他們像鴨子似的嚷着，三枝短槍集中向井底射擊，槍聲在井洞裡吼響着。日本兵連續的打了十來槍，像槍擊被關鎖在鐵籠里面的俘虜一樣，然後騎上馬奔跑回去了。井里是死寂的，只是噴着濃的彈煙……

六

月亮落了。這是一口丈把深的枯井，井底周圍是凹岩進去的。所以當敵人迫近井跟前的時候，他就像一隻蛇似的爬進凹岩下去了。這天然的掩體，救了小鋼砲的命。敵人朝井口射擊了，他恨恨地想：

「射中了老子，就算你王八鬼子是神槍手！」

同時，小鋼砲緊緊的握着日本軍刀，準備鬼子下井來，他屏息着呼吸，心裏罵道：

「有種的就下來；咱這把刀還沒有見過腥咧。」

他長久地傾聽着上面的動靜，知道日本騎兵已經走了，薛秀明才從井

岩裏爬出來，他仰望了一下上面，看是不是天亮了？在暗井上面，依然是靜寂的夜……他摸着掛包里的信。同時，小鋼砲又想起馬槍和老伙伴來了，像一個病得失去知覺的小孩，在清醒過來之後想起了最心愛的東西和親人一樣；

馬槍埋着沒關係，讓他歇着吧。可是老大哥不是犧牲了，就是掛了重花啦，他一定還在那棵單獨的老榆樹附近，我要去把他揸回來。他準還活着呢！他有經驗，有辦法，他沒死……

薛秀明之所以意識到老大哥是犧牲了，只是因為當他服從命令向前跑開的時候，聽見李萬春的駁殼槍突然啞了。但這是幼稚的判斷。小鋼砲是知道營上許多只掛了花，就不能再繼續射擊的例子。……

「不要瞎猜那，可是，老大哥的花準是掛的不輕呢……」

他彷彿是看到受傷的李萬春躺在地上，呻吟着，並且在低聲叫喚薛秀明，他對老大哥還活着的信心堅定了；

「……噢，我不能把他擡下，落到日本鬼子手裡去，老大哥準在叫喚我，等着我去呢……」

薛秀明真想一下就飛到自己伙伴的身邊去。他約摸地計算了一下時間，又擡頭看了一下天上。

「可不。就誤不了送信，沒這麼快天亮，天真有限咧；」

「日本鬼子要到天亮才會去搜索，咱趕黑去搯回來……」

小鋼砲開始感覺到左手臂上和大腿上都發痛了，那是被手榴彈炸傷的，可是，情況的嚴重和找自己的伙伴的強烈的信心和希望，使他完全忘掉自己是掛了花了。他摸索着，抓住橫生在井洞中的樹枝攀登上去，冒險

朝敵人警戒線上走回去。

從這口井到那棵老榆樹附近，就是李萬春掩護小鋼砲退却的地方，約有二里地的樣子，約一頓飯的功夫，薛秀明找到那棵顯目的老榆樹了，他在地面上悄悄的摸索着。香坡碉堡那盞綠色的哨燈像魔鬼的眼睛似的，盯着他的秘密行動，使得有些膽怯的小鋼砲身上起了一陣寒慄。間或，他又停下來像老大哥剛才發現敵情時所做的，把耳朵貼在地面上，靜聽着：是不是有什麼脚步聲向他走近來，並且握着日本刀的短柄，提防着日本哨兵突然在他面前出現，然而這嚴重的暗夜是死寂的。小鋼砲在星星底下細心地摸索着，終於給他摸到了。當他確信了是老大哥時，緊張得呼吸都停止了，老大哥是伏倒在地上的，駭殼槍還擱在他的右手旁邊，「他後來是臥倒下來射擊的……」薛秀明想着，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摸他的伙伴身上。

可是，手脚是冰涼了！他又費力地把李萬春粗大的軀體翻轉過來。伸手進去探探他伙伴寬濶的胸部。然而他摸到的却是冰涼了的傷口。他覺得老大哥底半個胸部，都被從傷口湧出來的血黏住了。薛秀明心裡喊道：

「肺給打穿了！」

然而，小鋼砲還是不相信老大哥已經死了。他伏到李萬春的前胸上。把耳朵湊近老大哥的鼻子；然後又把臉盤貼着他伙伴底冰涼的大臉盤，聽聽還有呼吸沒有？完了！呼吸的的確確是停了！這還有什麼錯的呢？小鋼砲絕望了；

「死了！……」

但他沒哭。他只是動作着把駁殼槍掛到身上，然後，困難地揩起他底伙伴的沈重的身軀走了。香坡礮堡上依然閃着哨燈，警戒線是靜寂的，日

本人準備天明後才來搜索。狡猾的敵人沒有料想到；被騎兵追逼到井里的八路軍，沒有打死，而大膽地走回來，把屍體「偷」走了，當小銅碰着老大哥離開的時候，心裏咒罵着：

「咱八路軍的屍骨，一個頂住王八鬼子的一百個！你們死了是臭狗一條……」

「……想明天來收屍嗎？吃不開，咱要氣死你王八鬼子……」

向前走了大半點鐘之後，薛秀明把李萬春放到一塊草地上，離警戒線已經很遠了，他立刻用日本軍刀在草地上挖起來。像戰士們挖他的單人掩體一樣。薛秀明很快的就挖成一個約有四尺多長的簡單的墳坑了。之後；他取下了老大哥身上的九龍帶及掛包，又用李萬春自己的灰軍毯，把死者包捲起來。然後抱起屍體，放進坑裡去，就填着土掩埋起來了，並且踏實

了上面的鬆土。

「……可不，日本鬼子保險找不到啦，咱回去報告教導員，明朝就派担架來擡他回去。」

薛秀明背上九龍帶，要往前走了。可是，爲剛才嚴重的情況所壓抑着的感情，却突然爆發了。小鋼砲突然伏倒在墳地的新土上，小孩子地抽搐起來！老大哥的死對於他這年青人的幼小的心靈，是一個很大的悲哀；

「……這是咱的任務，不是你死的，要咱來死……」

「咱有啥臉來見營長及教導員呢？你死啦！可是，可是咱活着……」

夜不知深沉到什麼時候了，大地是靜寂的，好像爲這小鬼底純潔的階級友愛所感動而沉默了；在暗夜的天空上，從雲縫裡透出來一個極亮的星星，睜着驚異的眼睛，注視着下面大地上心痛地顫抖着肩膀的青年人。在

遠處村莊里，送過來了嘹亮的雞啼聲，好像招呼小鋼砲：

「天快明了，走吧！」

小鋼砲爬起來，用袖子擦着流到面頰上的淚水，眼睛驚慌的溜了一下天上，就向西北角的山脚走去。離塔山約摸只有十里地左右山路了。

由於過度緊張及繁重的動作，他的傷口擴大和爆發了。

七

東方天邊上扯起了橫雲，夜已經接近黎明了。薛秀明橫穿過那片開濶地，朝塔山方向轉過山溝溝里去。他費了兩個多鐘頭才走了七八里地。身上開始發燒，手溜彈傷口劇烈地痛了，額角上滲透着大粒的汗珠。他感覺

到左腿傷口上的血，順着大腿溜到膝蓋上，他有三四次支持不住而暈倒了。然而他爬起來蹶跌地繼續向前走。可是當他熬到離塔山只有三里地路的時候，他底支持的力量已經到了最後了，薛秀明跌倒在一條亂石溝附近。再也站不起來了。山谷已經亮了，天光了。要是在平常，他就找隱蔽地了，等營長派人來尋他啦。而現在，小鋼砲得熬到塔山去哩。

「……可不，非要按上級指定的時間完成任務不成，反正離塔山只有二幾里地哪；不能走就爬嘛……」

黎明的天空上，聚結着藍墨色的雲層，像要下雨了。從薛秀明倒下去的地方，有三條路可以到塔山去。一條是翻過一面嶺到塔山，小鋼砲自然不能再爬山了；其次是村道，可是薛秀明怕碰上日本人或便衣漢奸，因為他知道反「掃蕩」時期，敵情是很複雜，因比他決定通過亂石溝溝了。雖

然很難走，但却隱蔽。可是當小鋼砲爬進溝不久，天空黑壓壓的雨就要來了，他怯抖着放在掛包里的信；

「怎麼着好呢？信搞濕了就惱火哪。」

結果他解開右綁帶，把信貼在腿肚上，又把綁帶打上去。但當他準備爬行的時候，又担心着；

「大雨會淋濕綁帶的。信還是不保險……」

他又把綁帶解開來，信從小腿上掉在地上。他擡頭掃了天邊一眼，好像大雨會突然襲來，毀掉他的信似的，他把信檢起來攔到懷里。又掏出了李萬春的駁殼槍，推着槍膛，子彈就一粒一粒的從彈巢上面跳了出來。他迅速地把手彈收拾起裝在槍夾子上，放進九龍帶里。然後，又將包駁殼槍的藍綢子，撕下一片下來，把信摺成只有三手指板那麼大，用藍綢塊包

上，裝進彈巢里去。像一個小孩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包在小手帕里，又小心地放進最里層衣服上的袋子里一樣。小鋼砲底蒼白的臉上浮上了天真的高興的表情；

「可不。這就比放在牛皮指包里還保險啦。」溝溝的前半段是較平坦的碎石子地，小鋼砲用胸脯和肚皮緊緊地頂住地面來向前爬動，可是爬到後半溝，賸下的有半里多地的樣子，地勢就向上傾斜地漸漸高起來，而石頭堆就逐漸塞滿在這狹隘的溝里了。小鋼砲休息了一下，就開始在碗那麼大的石塊積成的石頭堆堆上爬着。由於身體過重的壓力，石頭就在他胸腹下嘩嘩的響起來，從兩邊滑滾了下去，而他也就被帶着從石堆上滾跌下來了，他想！「真是鬼石頭堆啊！到陰間的路也怕沒這樣難走咧。」他繼續着又爬上另外一個石頭堆了。他先向前伸出右手，抓住比較牢靠的石頭，然

後將手支撐起來，擡起頭，上身傾伸到上面去。可是，壓緊在手掌底下的石頭，却突然滾脫了下去，上身失掉支持，下巴就撞到堅硬的石塊上去了。小鋼砲無力的伏到石堆上，用手腕憤憤的擦着下巴的血；「可不，就死也受熬過這條溝去，反正只賸下一指長路了。」于是他又倔強地爬行起來，而被炸傷的左腿，每向前伸縮一下，就苦痛的痙攣着，傷口的血又湧了出來，把裹緊着傷口的綁帶的底下幾層，都膠黏在血漿里了。他的動作已經是越來越遲緩了，然而越接近溝口了，就越難爬行。當他爬完石頭堆堆之後，接着，一座塞住了隘溝的磐石擋在他的面前了！左肩胛下面。幸而是那座可怕的磐石已經落到後面了！小鋼砲已經爬到了溝口，並且看到了塔山村，村後山上的神廟了。「到啦！他的的大眼睛突然快活的閃亮了，像來我根據地送公糧的敵佔區老鄉，望見了解放區第一個村子時候的情緒

一樣，雖然痛是這樣劇烈，但倔強的小鋼砲却高興了；

「爬到洞里，怕還沒有吹早飯號咧。」

然而雨來了，在烏黑的天空上，迅雷嚇人的響着。從天邊飛來的火蛇，在他眼前劃着耀眼的閃光，接着大雨就從山谷那邊掃過來了。粗暴的襲擊着他。水急激地從他的脖子里流到背脊上，又從他的蒼白的臉上沖過去。他下意識的摸了一下掛在身旁的駁殼槍，好像看雨水是不是漏進去了一樣。他模模糊糊的罵起來。

「這鬼天也是溼奸咧。你淋了老子有啥關係，你可淋不了咱的信。可不！」

暴雨殘酷的糟塌着他的傷口（裹傷口的綁帶，在爬行時都鬆脫了）。他發高熱，全身都像被火燒着似的，被雨淋着的流血的額角上，冒着汗

珠。這樣當他掙扎到了村外的溝道旁邊，正在爬上那連接到村道上去的，傾斜的土坡的時候，却像中了子彈似的沉重的滾落了下來。小鋼砲全身顫抖得利害，暈倒在一個水潭旁邊了。暴雨繼續掃打到他底冰冷的身上……」

……長久地，薛秀明才慢慢的醒轉過來。雨已經停了，太陽從散碎的雲片後面，升到了天空上。他雖然到了不能思索的情況了，但對於彈巢裏面的營長的信，却是完全清醒的。好像被落在敵人包圍圈裏的重傷的戰士，在意識逐漸的模糊的將死之前，還能清楚而冷靜地考慮處理自己的槍彈一樣。他全身痛楚得像被打爛了似的，失掉一切動作的可能性了。然而他緊張的睜大着眼睛，叮望着塔山大路上，希望着；

「會有人過來的，我喊他。要不，歇一會咱再爬到村子里去找營長……」

在塔山村後面的山梁上，嘹亮的吹響了集合的軍號聲了。

八

昨晚天黑之後，薛秀明出發到團部不久，營部就挪到塔山村後的一座古舊的神廟里來了。驟雨過去之後，在塔山右手角的大川里冒起強烈的火焰，那是日本人把村莊放火燒了。大川里的敵人向塔山方面竄壓進來了，營長決定把隊伍拉到西北方，從後面去打擊敵人，尖兵排和騎兵排已經出發了。敵人的大炮已經在塔山附近炸裂開來，營長吩咐卸電話機子就要走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偵察員跑來說，薛秀明回來。偵察員在過路的時

候，薛秀明叫住了他。老鄉把薛秀明抬進神廟里來了。營長說：

「來遲五分鐘，營部就走了。」

薛秀明像死了似的，躺在用門板做成的擔架上。在石頭上撞摔爛的頭部傷口，嚴重得像被子彈打的一樣。他們一看就明白薛秀明是經歷了可怕的遭遇。小鋼砲底作弄人的眼睛，睡了似的閉着，原是健康的晒黑的臉，蒼白而塗染着血。教導員由於難過而激動，而營長却只是沉默着。低聲吩咐通訊員：

「馬上叫衛生員來！」

老鄉們走了。營長蹲到担架旁邊，從頭到脚地仔細檢查着傷口，教導員叫小鬼來一盆熱水，用手巾輕輕的擦洗着小鋼砲身上和臉面上的血漿，把駁殼槍取下來，給他換上了一套乾的草綠色軍衣。營長說：

「三處手榴彈傷，六處是撞傷。」

「駁殼槍不知怎樣來的，沒有把帶摘掉就好了。」教導員歎息着。衛生員來了，營長帮他裹紮着傷口，并且有時低聲憤怒地斥責着對方。「輕一點呀，你見了鬼嗎！亂彈琴，綑帶給我！」而教導員却給小鋼砲眼着開水，他清醒過來了，貪婪地吸着溫熱的水，慢慢的睜開了眼睛，并且立即認出了自己的營首長，他因爲高興眼皮不斷的跳着，洗乾淨了的臉孔生動起來，要是在平常小鋼砲一定高興地叫「報告」了。但現在像給人欺負了跑回母親面前來的小孩子一樣，小鋼砲因看到自己的首長，激動得大眼睛里湧出眼淚來，他低聲地喊：

「營長，教導員……」

「不要說話！」營長習慣地命令說：

「槍里——有——有信，團長的……」

小鋼砲由於裹紮傷口，痛楚後又暈過去了。教導員拉開了駁殼槍的擊發機，信就從彈巢里掉了出來。教導員打開用藍綢子包着的乾淨的信，又看着滿身是血傷的小鋼砲。

「他弄得不像一個人！可是信一點沒損傷。」

「信里講什麼？」

教導員看完了信，臉色緊張起來。

「好在小鋼砲回來了！團長要我們集中營主力，急行軍趕到香坡與大營中間的老虎山隱蔽，堅決阻擊向大營出動的香坡敵人，掩護被包圍在大營的分區後方機關移轉！——團長說這個任務很嚴重，因為萬一香坡的人再加大營去，那邊後方機關的移轉就完全沒有希望了。」

營長把綑帶交給了衛生員，從教導員手裏拿起信來。讀完後他又看看左手腕上的日本錶；

「團長要我十一點鐘出發，下三點趕到老虎山下，現在差不多才十點。」

「這個任務完成之後，薛秀明是第一個大功。」

營長把地圖攤開在面前桌子上了，一面吩咐留在身邊的偵察員：

「你騎馬去，告訴正向龍王廟移動的騎兵排尖兵排立即停止前進！要他們排長立即把隊伍帶回塔山來！」

偵察員騎上了馬，就奔跑下山去了，營長又命令通訊員說：

「到村里去告訴各連長通知副排長以上幹部馬上到營部來開會——，有新的任務——」

小鋼砲又睜開了眼睛，膽怯的望着營長；

「咱回來遲了嗎？營長。團長要我十點上下趕回來呢！」

「沒過時，你不要講話！」營長沒有從地圖上擡起頭來。

小鋼砲怕營長，不敢再問了。他把眼光轉到教導員身上；

「教導員。咱就誤軍事了嗎？」

「不信，你自己看好嗎！」

像溫良的哥哥似的，教導員蹲在小鋼砲眼前，捲起袖子，在小鋼砲眼前露出了手錶，薛秀明把手掌放在教導員的手腕上。一面睜大眼睛數着錶上的鐘，他清清楚楚的數了兩遍，之後，他把手放下來，幾乎像他健康時一樣，小鋼砲眼皮眯着，眼睛快活地開亮了。他低聲說；

「可不，正是十點。」

小鋼砲又因痛楚而暈迷過去，教導員明白，「可不！」就表示他相信沒有耽誤軍事，而對於自己做的工作感到安心了……

薛秀明被壓壁起來，半點鐘之後，營主力急行軍向老虎山前進了。

當天晚夜，在老虎山下從香坡出來的敵人，大部份被殲滅，使得大營的後方機關勝利的轉移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又接着小鋼砲指定的標示，找到李萬春的屍首和短馬槍。反「掃蕩」結束之後，團部獎給薛秀明一支日本鋼筆和日本手錶，那是老虎山戰鬥的勝利品。

基本定價

136 元